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39卷



威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威名

第四十八期

庚子年
北平
佛經流通處
大佛寺內

威音第四十八期目錄

圖畫

論說

編輯者言

演壇

關於淨土教的幾個重大疑問

釋經

大般涅槃經述要

專著

般若與業力（續）

密乘

金剛頂宗發菩提心論講略（續）
天台之密教（續）

新聞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龍樹菩薩像

論說

編輯者言

這第四十八期又是本雜誌第三週年的終刊了 每當一年之終 我便要誦那警策偈 勸請精進 想諸仁者 這一年來 必然精進無量 本社同人 深自慚愧 上半年間 受了淞滬戰事影響 便無法抵抗 下半年間 那主要執筆人 又遭病魔纏繞 所以這第三年的終刊 直到今日 始得出版 這是我們很抱歉的事

本刊發行之初 原只預備一年 迨第一年終 承諸閱者獎掖督促 乃有第二年之續刊 然人力財力 亦僅預備第二年之一年而已 迨第二年終 諸閱者又督有加 而刊中多有長文 亦尙未完篇 於是乃復有今第三年之續刊 此一年中

接各處惠函甚多 或謂因讀敝刊 於向所不了經典 漸能悟入 或謂學佛多年 因讀敝刊而得知趣向 或謂向於密教 多所疑謗 因讀敝刊 不覺深自懺悔 而尤以貴州的持省法師 對於敝刊演壇之說淨土者 深爲隨喜 茲錄其來函中段云

(上略)持省自去接管東山 卽成立長期念佛會 自十月一號起 至二月止 召集全山僧衆及居士等 每日舉行 嗣後定爲成規 在此期間 卽將貴刊演壇 逐段講演 受益實深 更將此演壇 印成專本 藉廣流傳 亦以報貴刊法乳之恩也

淨土一門 在今日最爲普及 然其修學 要不出以禪脩淨 不惟於此博大精深之淨土學說 概置高閣 卽向日所謂禪淨雙脩之旨 亦未圓明 二三耆宿 亦惟以彌陀一句 橫截衆流 陳義未嘗不高 其奈初心懵懂何 甚至老氣橫秋 見欲研求講說者 卽斥爲鸚鵡 深可嘆也 憶吾同學 初爲是講稿時 有人笑問說

你爲何甘作鸚鵡 吾同學曰 西方淨土中不有伽陵頻伽乎 使吾演說萬千 要不出阿彌一句 則往者華嚴之淨 天台之淨 唯識之淨 三論之淨 莫不往生有據矣 吾今述阿彌經論 昔賢言行 皆大經大法 但願聞者 卽說起行 吾亦便不爲鸚鵡所呵也 今持省法師 最妙在念佛會中講說之 是真能體諒吾同學之苦心者

他如「般若與業力」等諸長篇文章 至本期皆已完篇 而敝刊三年來純一不雜之精誠 亦時得愛閱諸君之贊許 惟吾人默察近三年來 吾佛教界 堪稱安靜換言之 亦可謂冷落 蓋往年之擾擾攘攘者 概括之不外兩端

一屬於物質者如侵佔廟宇搶奪寺產等

二屬於精神者如創新佛教倡新佛說等

其一 自基督失勢於北 於是僅存寺宇之擁有幾間老屋幾畝薄田者 得暫安靜安靜 其二 新者自新曾不能動舊之一毫毛 倡之者每不旋踵而自

喪所守 和之者亦不待久而興致索然 於是精神方面 亦暫得安靜矣 雖然 此之苟安 吾人詎得認爲滿足 幾間老屋幾畝薄田 徒爲獅蟲養老 有志僧伽 失學如故 白衣好佛者 既不欲新 亦不入舊 徬徨躑躅 虛度光陰 故吾人復嘆爲冷落也 敝刊於此三年中 孜孜惟以普及佛法常識爲務 不敢有所驚炫 明知無補高深 但爲初心人 略示趣向正軌 實有不容自己者矣

今後續刊 宗旨雖仍前一貫 篇次則稍有變通 然亦多採自閱者之意 如某君來函謂本刊既係雜誌性質 應隨時於佛界現狀 量加評論 又如某君來函謂除專著外 宜多作短篇文字 較爲明快 凡此皆善能愛護本刊者 同人拜嘉 感何可言 今擬以七月一日爲敝刊第四年一號發行之期 所以寬假時日者 一則俾同人得於內部一切 盡量整理 一則尙冀閱者諸君 多有以教正之也 嗟乎 爲道不在多言 願在實地脩行耳 猶憶吾於第一年終告讀者曰

我們幾個人 早幾年在佛法內 只努力着實地故事 雖然事業沒有什麼

成就 忙碌兩個字 却是實在 直到今年 脩學上雖還是忙 不過編輯這本小冊子 倒是忙內尚可偷出時間來了

閱者諸君 幸以吾人之所陳 折諸聖言 反求諸身 庶吾人不徒爲空言 則此「小冊子」者 吾人願之所在 卽吾人脩行之所在也 敢不兢兢業業 盡於來茲乎 編者和南

論說

編輯者言

五

（港）

（香）

廣 鉅 源 出 入 口 莊

自 動 電 話 二 四 二 一

地 址 高 陞 街 三 十 七 號

本莊選辦正式西藏貢香味極純正功能辟疫

兼搜羅廣州澳門福州廈門正孚號上等名香東莞女兒香崖州花刺香安南茄楠香沉香舊山貢檀香原件織成藏梵陀羅尼經被名山念珠澳門永吉馨出品女真香菩提心香供佛香本莊虔製燒香粉塗香粉等

零沽批發 價格相宜 佛教四衆惠顧一律九折

再者各處香廠欲在敝處推銷上等名香者請賜函接洽爲荷

演壇

關於淨土教的幾個重大疑問

本演壇自從開講以來 直到本期 已經有兩個週年了 第一個週年裏面 大都是談的難行道 也就是所謂聖道門 第二個週年裏面 大都是談的易行道 也就是所謂淨土門 本來在民國二十一年的年終 本刊的第四十八期應當出版 而本演壇第二個週年所談也就應當早已完全發表 使我這一點點弘揚的小工作 也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不幸當第三十七期出版以後 突然遇着了暴日寇瀝的事變 竟致停頓了三月之久 因此 本刊各期出版 都隨着推後三期 後來雖經本社同人的努力 多趕出了一

演壇 關於淨土教的幾個重大疑問

期 而到了最近 却因鄙人染了一種劇烈的猩紅熱 症 纏綿甚久 又延緩了十多天 以致這個第四十八期 直到今日 纔與讀者相見 而本演壇第二個週年的末次講演 也纔得如願完成 唉 像前一次的事變 可以說是外來的一種障 像這一次的病患 可以說是內生的一種障 本演壇的障既有如許之多 那麼 聽講諸君的修學自然不免有些耽誤 本社同人的行願也自然不免有些阻滯 若不格外的努力攻破和排除 又焉能有所成就 在這裏面 怎不令人刻刻驚心呢

威音 第四十八期

然而我要鄭重地告訴一般聽講諸君 在我目前講述這個淨土教的時候 我所最爲驚心而亟欲努力攻破和排除的 却不在前面的兩種障而另有一種最緊要的障 這是一種什麼障呢 明白的告訴諸君罷 這一種障 正在諸君的身上 就是諸君對於淨土教的懷疑

世人每說 慧業文人 易于學佛 因爲他的知識固極充足 思想也極豐富 悟性既已特強 見解自亦絕高 用這樣的根器去學佛 自然要覺得遊刃有餘 一日千里 反之 若是一般愚夫愚婦 知識缺乏 思想簡單 悟性鈍遲 見解淺陋 那麼他雖然一樣的去學佛 却不免相形見絀 瞠乎其後 甚而至于會要覺得比登天還難呢 這種說法 似乎很有理由 可是在事實上考察起來 結果却往往

二

相反 我常常看見有許多學佛的人 他實在具那所謂慧業文人的資格 然而在他學佛的時候 往往因爲他的知識充足而懷疑的材料也充足 因爲他的思想豐富而懷疑的工具也豐富 因爲他的悟性特強而懷疑的進步也特強 因爲他的見解絕高而懷疑的程度也絕高 他雖然號稱學佛 實在是終日疑佛 左疑右疑 東疑西疑 越疑越多 越疑越深 那些最壞的 簡直可以翻過頭來謗佛謗法 就是那好一些的 也只是因懷疑而徘徊 因懷疑而因循 因懷疑而放逸 因懷疑而自欺 像這樣的人 我看見的實不在少數 而在那反面 我又常常看見有許多知識較爲缺乏 思想較爲簡單 悟性較爲鈍遲 見解較爲淺陋的人 他們一去學佛 因爲不善懷疑 便會躬履實踐 信受奉行 雖然所證入的境界不能

疾速高深 然而他們倒確有一種真實的造詣 也確有一種真實的受用 和那些徘徊因循放逸自欺的人 却實在有天淵之別 也實在有升沉之異 試看這些事實上的結果 可以說 那知識思想悟性見解越好的 人 越難於學佛 那知識思想悟性見解越欠的人 越易於學佛 這不是與前面所述的那種說法完全相反麼 而再一考察這種結果的原因 却只在一 個善於懷疑一個不善懷疑的上面 本來佛法大海 信爲能入 有信纔可以解 有信解纔可以行 有信解行纔可以證 所以說 信爲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 現在說的這個疑字 正是信字的對面 信爲能入 疑便爲不能入了 然而一般優秀的學佛者 却往往善於懷疑 遲遲莫入 反不及那些深信不疑的愚夫愚婦 這本來是一件值得歎惜值得驚心

演壇 關於淨土教的幾個重大疑問

的事

若是再說到淨土教 這個疑字更須避忌 而他的脩證之中 尤其是全仗着這個疑字對面的信字 你看 彌陀的普度 雖有廣大無邊的四十八願 而所攝的却顯明標出是至心信樂的衆生 衆生的往生 雖有高下不同的三輩 而最低的也顯明標出是信樂不疑的根器 所以淨土諸師弘揚這個法門的時候 大都要說信願行三 必須圓具 諸君若果然對於淨土教還有種種的懷疑 不能發起那純潔精誠的淨信 又怎能入這個佛法大海 又怎能入這個淨土之門 這不是一種最緊要的障礙 因此之故 我對於前面所說的那一種外來的障和那一種內生的障 都還不十分重視 而對於這一種障 却最爲驚心而亟欲努力於攻破和排除

三

不過或者有人要說『信爲能入的這一句話 只在那聖道門裏面有些固定不移 絲毫不能假借 至於這個淨土門却大大不同 那些深信不疑的 固然是最上的根機 那些懷疑不信的 亦復有往生彼國之分 你不聞無量壽經上說彌陀淨土裏面有所謂「疑城胎宮」麼 我們就是多所懷疑 也不過是多在那極樂邊地七寶城中勾留五百年罷了 五百年後 不也是一樣的可以見佛聞法麼』

這一席話雖然不錯 可是也要在這中間詳細辨明 所謂疑城胎宮之中 所生的究竟是一些什麼人物呢 我們且試將無量壽經文略查一番

後漢支婁迦讖譯本和孫吳支謙譯本裏面 在說三輩往生的經文中 說那脩中下二輩行的人 若是中途忽然疑惑不信 意志猶豫 言念無誠 當自然

四

入惡道中 但因彌陀哀愍 臨終之時 仍令見化佛或淨土 此人見而悔過 便生於極樂界邊七寶城中 曹魏康僧鎧譯本裏面 在說阿難禮佛淨土顯現的經文中 說那般以疑惑心脩諸功德願生彼國的衆生 他不了佛智 和不思議智 不可稱智 大乘廣智 無等無倫最上勝智 便於此諸智疑惑不信 然猶信罪福 脩習善本 願生彼國 他便生於胎生的宮殿中 (按宋法賢譯本 此段經文所說胎生乃此界事 而明言彼國無胎生 與此譯異)

依着前一種譯本而說 生於疑城胎宮的人物 應當是先信後疑的人 並且是先脩後懈的人 若是一向不信 一向未脩 便未必有往生之分 依着後一種譯本而說 生於疑城胎宮的人物 應當是有疑有信的人 並且是有願有行的人 若是全然未信

全然無脩 也未必有往生之分

諸君若果然是先信後疑 先脩後懈 或是有疑有信 有願有行 那麼 這樣的懷疑 倒還有那疑城胎宮可以託足 我只怕諸君知識充足 思想豐富 悟性特強 見解絕高 當那懷疑未信之時 未必就肯發願脩行 若不將一切疑團徹底打破 也就未必有暫時相信之一日 所謂疑城胎宮 或者還不是我們這一般慧業文人可以託足之地罷

說也難怪 這個淨土法門 本來比其他的法門格外可疑 研究這個淨土法門的 自然也比研究其他的法門格外容易起疑 你只看我們本師釋迦如來宣說這個淨土法門的時候 一則曰『若聞斯經信樂受持 難中之難 無過此難』 再則曰『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 是爲甚難』 可見這個法門

演壇 關於淨土教的幾個重大疑問

本來易疑而難信 乃至於不可和其他的法門相提並論 因此之故 歷來淨土諸師 也格外注重於破疑 並且差不多專力於破疑 試看 曇鸞的略論安樂淨土義 智者的淨土十疑論 道綽的安樂集 窺基的西方要決釋疑通規 迦才的淨土論 懷威的釋淨土羣疑論 元曉的遊心安樂道 善導的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 道鏡善道的念佛鏡 乃至於天如的淨土或問 蓮池的答淨土四十八問 悟開的念佛百問 這些有名的淨土宏著 都是設爲問答極力破疑 在他宗的典籍中 像這樣的體裁 實在少見 這不也是因爲這個淨土法門易疑而難信麼 依此說來 諸君的懷疑 本來也是一件不足怪的事

說到這裏 我便不由得要追隨着歷來淨土諸師

五